

云南民族文学資料

第十八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编

1963年8月

說 明

編印《云南民族文學資料》，目的在于：為民族文學工作者和愛好者提供原始資料，使它在整理雲南民族文學遺產和发展民族新文學這個艰巨而又光榮的任務中，起到墊一塊磚的作用。因此，我們在編輯時，對原始記錄材料一般不作更動，精華糟粕并存，除非原文確實看不懂，或有明顯的記錄筆誤，我們才作些變動。

資料的內容，包括雲南各民族傳統的和現代的有重要價值或有一定價值的敘事長詩、民歌、情歌、兒歌、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歷史故事、寓言、戲劇、曲艺等文學作品，以及對研究雲南民族文學有相當價值的部分其它資料。

資料集今后將陸續編印出版。我們希望搜集和保存有這類資料的有關單位和個人，將你們的資料寄（或借）給我們編印；並且，希望你們對我們的工作隨時提出批評和改進意見，我們將是非常歡迎和感謝的。

編 者

目 录

第一部份

开天辟地	(1)
我多么悲伤	(29)
謗姑娘	(34)
向火調	(36)
蜂子采花	(39)
吃水調	(41)
天亮詞	(43)
拔黃草調	(47)
阴間阳間愛	(83)
卖工調	(88)
三层人	(97)
你想我，我想你	(102)

第二部份

男女說合成一家	(107)
創世記	(186)
史 詩	(196)
开天辟地史	(220)

开天辟地的故事.....	(232)
最古的时候.....	(236)
最早的故事.....	(246)
天地的来源.....	(252)
我女人要說的話多.....	(254)
歌唱古今.....	(268)
“乐治”的来源.....	(287)
“先鸡”曲調不同.....	(289)
做 人.....	(289)
人咋个会生产.....	(290)
日月的光为什么是那样.....	(292)
兄妹成婚 (一)	(293)
兄妹成婚 (二)	(295)
祭 龙.....	(297)
虹的故事 (一)	(298)
虹的故事 (二)	(300)

第三部份

阿細先鸡.....	(305)
編后說明.....	(353)

开天辟地

古时候，
不生地的时候，
不生天的时候，
世上无人。
哪有生地的？
哪有生天的？
咋个会不有？
云彩有两层（云彩也說是
雾），
云彩有两张（云彩也說是水
气）。
一张沉地下，
有地一样寬（变成了地）。
生地那一年，
生地那年是屬鼠年，
鼠年鼠月生，
鼠月鼠日生。
地是已經生了，
哪有生天的？
咋个会不有？

云彩有两层，
一层上天去，
有天一样寬。
生天那一年，
是屬牛年，
牛年牛月生，
牛月牛日生。
天也生了嘛，
地也生了嘛，
地上沒有山，
沒有像龙样橫的山。
哪有生山的？
咋个沒有呢！
最聪明的小风，
小风把山安起来。
拿九把土来安，
拿九片石头来安，
山安起来了，
地上有山了，
地下有龙一样的山了。
天倒生了，
天上沒有太阳，
天上沒有月亮，
天上沒有星星，
天上沒有云彩。
哪有安太阳的？

啞有安月亮的?
啞有安星星的?
啞有安云彩的?
咋个会沒有呢!
阿洛安太阳，
歹坡安月亮，
阿子安星星，
必婆安云彩。
天上有太阳了，
天上有月亮了，
天上有星宿了，
天上有云彩了。
地上有山嘛，
有山又不团，
有石山又不尖，
有石头不生成条条。
啞有把山赶团的，
啞有把石山赶尖起来的?
咋个会不有!
最聪明的一个金姑娘，
拿着金条子（棍子），
用棍子赶山，
一个个地赶团了，
用金棍赶石山，
石山就赶尖了。
有个最聪明的金男人，

拿着金板鋤，
扛着金釘耙，
用金耙挖石縫，
石头就分成路子了；
提着金板鋤，
挖这个大河埂，
已經挖好了。
不赶山那时候，
不分埡子和山；
赶了山以后，
埡子做埡子，
山尖做山尖，
地下也生山了，
山也生的团；
地下石山也有了，
石山也生的尖；
地下的石头也生了，
石头也生成一条条的了。
天上太阳倒有了，
天上月亮有了，
天上有星星了，
天上有云彩了。
有太阳不亮，
有月亮不亮，
有星星不亮，
有云彩不平。

啞有洗太阳的?
啞有洗月亮的?
啞有洗星星的?
啞有洗云彩的?
咱个会沒有，
天上的金龙神，
天上的金龙女神，
提起金棍来，
金盆也抬出来，
金水舀出来，
金水倒在盆里，
拿去洗太阳，
洗了就亮了。
天上的銀龙神
天上的銀龙女神，
銀棍提出来，
銀盆抬出来，
銀水舀出来，
舀在盆里，
抬去洗月亮，
月亮洗亮了。
天上有個銅龙神，
天上有個銅龙女神，
銅棍提出来，
銅盆抬出来，
銅水舀出来，

銅水倒在盆里，
抬去洗星星，
星星洗亮了。
天上有錫龙神，
天上有錫龙娘，
錫棍提出来，
錫盆抬出来，
錫水舀出来，
舀在盆里嘛，
抬去洗云彩，
云彩洗平了。
天上有热头了，
热头亮了；
天上有月亮，
月亮已經亮了；
天上有星星，
星星已經亮了；
天上有云彩，
云彩也平了。
地上有山嘛，
地上有龙一样的山嘛，
有山沒有草木籽。
沒有草木籽，
啞有找籽的？
啞有找草木籽的。
咱个会不有！

特別厄若列，
尼別厄阿埋，
男說“找籽我能找呢”，
女說“找籽我也能呢”。
四十過壠子尾，
六十走壠子邊，
八十在壠子頭。
紅雲彩是樓梯枋，
黃雲彩是樓梯板，
霧露做墊腳，
白云是吊索（用手抓着上去的索）。

九十上南天門，
上南天門了。
天上有天官，
天上有天娘。
在地面嘛，
地下有山嘛，
有山無草木籽；
地上有龍山，
沒有樹種籽。
把種籽放下地來，
種籽放地下嘛，
放下地嘛。
男說“我來討籽嘛”，
女說“我來討籽嘛”，

开口這樣說一句。
天上天官，
天上天娘；
“地下嘛，
过年不叩頭，
吃得好也不獻飯，
砍東西也不過稱，
再照原來這樣，
種籽我不放（男說），
種籽我不放（女說）。
不是這個樣嘛，
種籽在圓籬里堆得尖尖的，
尖得滾出來，
種籽是我有呢。”
特別厄若列這個男神，
尼別厄阿埋女神：
“在前是這樣，
以後又不敢這樣了。
種籽放底下，
放到底下嘛！
过年磕頭，
吃得好也要獻飯，
砍東西也過稱，
一定這麼做啦。”
天官給一把種籽
天娘又給一把。

这个好种籽嘛，
特别厄若列这个男神，
尼别厄阿埋这女神，
用衣服兜种籽（接男神），
用衣服兜种籽（接女神的）。
好种籽讨着了（男），
好种籽讨着了（女）。
九十下南天門，
手攀着白云彩，
紅云是楼梯枋，
黃云彩是楼梯板，
雾露做垫脚板。
八十走到坝子头，
六十走到坝子边，
四十走到坝子尾。
种籽拿到地下，
已經到地下了。
特别厄若列这男神，
尼别厄阿埋这女神，
撒好种籽那时候，
撒种籽那天，
撒在山大的地方，
撒在山高的地方，
撒在坝子宽的地方，
撒在风刮过的地方，
撒在热头晒得到的地方①。

好种籽已經撒了（男），
好种籽已經撒了（女）。
七天做一輪，
回去瞧我的种籽。
种籽不出芽（男），
种籽不出芽（女）。
哪有人使得种籽出芽？
哪有人会使种籽出芽？
咋个会沒有！
风的儿子黑所，
雨的女儿拉黑茲，
出种籽是能够呢（男說），
出种籽是能够呢（女說）。
天与地中間，
有个九龙殿，
有一对黄龙。
东边有一朵紅云，
南边有一朵黃云，
西边有一朵黑云，
北边有一朵白云。
风的儿子叫黑所，
去东方嘛，
东方紅云彩，
吹来遮着龙头；

① 这两句指普遍撒种籽。

风的儿子叫黑所，
去到南边，
南边有一朵黄云，
刮来遮龙身；
风的儿子叫黑所，
去到西边嘛，
西边有一朵黑云，
刮来遮龙尾。
雨的姑娘拉黑茲，
坐在龙尾。
风的儿子叫黑所，
去到北边，
北边有一朵白云，
刮来绊龙脚。
龙脚踢一脚，
扯閃閃霍霍；
龙头搖一搖，
打雷响轰轰；
龙身搖一搖
炸雷炸咔嚓；
龙尾甩一甩，
雨姑娘拉黑茲，
哗啦地下雨了。
雨下到底下了，
底下碰着雨了。
风的儿子黑所，

去到山里面，
雨姑娘拉黑茲，
下到山里面。
风的儿子黑所，
吹到山顶，
雨的姑娘拉黑茲，
也下到山顶。
风的儿子黑所，
吹到坝子里，
雨的姑娘拉黑茲，
下雨到坝子。
十三天做一輪，
回去瞧种籽。
种籽出芽了（男），
种籽出芽了（女）。
山顶上出飞松，
飞松的芽像獐子的胡子；
山凹出松子树，
像獐子尾；
山腰上生沙松，
像反毛鸡；
石头脚生蕨树，
像躬腰虫；
山顶上长草，
像猫毛；
石山上出朱栗芽，

像鸡嘴；
山腰出梨子芽，
像猪鼻子。
好种籽已經出芽了，
好种籽已經出芽了。
长出了树不分叶（叶子还未
开），
长出了树不生枝；
生草不散叶，
生草不生枝；
生蕨树不散叶，
是那个来振得散？
啞有人振得散？
啞有人能使它生枝？
咋个会沒有！
风的儿子黑所，
吹到草蓬里，
吹得蓬蓬响，
叶子吹开了；
风的儿子黑所，
吹到树丛里，
吹得蓬蓬响，
叶子吹开了；
吹到蕨丛里，
叶子吹开了。
半夜三更的时候，

半夜下露水，
露水下在青草上，
露水淌在草丛里，
淌到那里那里就可以发枝枝
了。
半夜下露水，
露水下在叶子上，
露水淌到叶子脚，
露水使它生树枝，
半夜三更下露水，
露水下在蕨树上，
露水使它生枝。
世間上的人，
草生又分叶，
草生枝枝了；
树分叶了，
树也发枝了；
蕨树生叶子了，
蕨树生枝了。
世間上有山了，
世上有石山了，
世上有龙山了，
世上有石头了，
有山沒有名字，
石头山沒有名字。
石头沒有名字，

啗有人来取山的名字?
啗有人来取石头山的名字?
啗有人来取石头的名字?
咱个会沒有!
山的名字叫团魯魯，
石山的名字叫尖溜溜，
石头的名字叫条条。
山有名字了，
石头有名字了，
石山有名字了。
世上有草嘛，
有草沒有名字；
世上有树嘛，
有树沒有名字；
世上有蕨树，
有蕨树沒有名字。
啗有人起草的名字?
啗有人起树的名字?
啗有人起蕨树的名字?
咱个会不有!
草的名字叫綠，
树的名字叫黃腰树，
蕨树的名字叫伸手叶。
草是有名字了，
树也有名字了，
蕨树也有名字了。

天上有太阳，
有太阳无名字，
天上有月亮，
有月亮无名字；
天有星星，
有星星无名字；
天上有云彩，
有云彩无名字。
啗有人起热头的名字?
啗有人起月亮的名字?
啗有人起星星的名字?
啗有人起云彩的名字?
咱个会沒有呢!
太阳名叶管烟辣，
月亮名字叫亮得明，
星星名字叫亮得长，
云彩的名字叫平又平。
太阳有名字了，
月亮有名字了，
星星有名字了，
云彩有名字了。
啗有鋪地的人?
咱个会沒有!
鋪地的人叫乃我敗。
天有多寬地也鋪多寬，
完全鋪呢，

脚后跟寬呢不鋪，
土洞口不敢鋪，
石洞口口不敢鋪。
地皮已經鋪了，
啲有鋪天的人？
咋个会沒有？
鋪天的人叫多热。
鋪天那日，
天有多寬天就鋪多寬，
完全鋪了，
手板心大的地方不鋪，
太阳的路不敢鋪，
月亮的路不敢鋪，
星星的路不敢鋪，
云彩的路不敢鋪，
天完全鋪完了，
地也完全鋪了。
啲有补連地的？
咋个会沒有呢！
黃草皮做补地的布，
尖刀草做补針，
地板藤做补地綫；
完全要补嘛。
要补地那天，
到处都敢补，
脚后跟寬的地方不补，

土洞口不敢补，
石洞口不敢补。
地已經补了，
啲有人补天呢？
咋个会沒有呢！
补天那日，
黑云是补天布，
被吹成条条的小黃云彩是补
天綫，
窝尼①是补天針。
天有多寬，就补多寬，
方方都补了，
手巴掌大的一点不敢补，
太阳路不敢补，
月亮的路不敢补，
星星的路不敢补，
云彩的路不敢补。
天上已經补了，
啲有称地的人？
咋个会沒有！
称地的女神叫阿子。
要称地那时候，
山做秤砣，
大凹子做秤盘，

① 長尾巴星星。

路做秤桿，
小石子做秤花，
地板藤做秤索。
称地那天，
有八十八斤，
地已經称了。
略有称天的人？
咱个会沒有！
称天的男神叫阿沙。
称天的时候，
日头做秤砣，
月亮做秤盘，
天河做秤桿，
星星做秤花，
細云彩做秤索。
称天那日，
有九十九斤，
天已經称了。
咱有人去串（遊玩）地？
咱个沒有！
串地的女神叫阿子。
地有多寬他就串多寬，
完全串完了（轉团一周），
世上沒有凡人。
沒有凡人嘛，
沒有什麼串場。

地皮已經串圓了，
咱有人串天呢？
咱个会沒有呢！
串天的男神叫阿沙。
阿沙串天的时候，
天有多寬，他串多寬。
串到东边来嘛，
东边沒有凡人；
串到南边来嘛，
南边沒有凡人；
串到西边去嘛，
西边沒有凡人；
串到北边去嘛，
北边也沒有凡人。
天完全串玩了，
沒有凡人嘛，
沒有串場啦。
咱有造人的人？
咱个沒有呢！
造人的那个男神叫阿惹①，
造人的女神叫阿灭。
想造人嘛，
山是要分一雌一雄，
树要分雌雄，

① 阿惹：原音 Ara。

石头要分雌雄；
草要分雌雄；
不分雌雄嘛，
不会造人啦。
山咯分雌雄？
树咯分雌雄？
草咯分雌雄？
咋个不分呢，
尖山是雄山，
团山是雌山，
半坡的麻栗树，
麻栗树是雄树；
山脚有兰色的树，
兰树就是雌树；
路边的红石头，
红石头是雄石；
下面扁石头，
扁石头是雌石；
山顶上的红草，
红草是雄草；
山腰上的黄草，
黄草是雌草。
山分公母了，
树分雌雄了，
石头分雌雄了，
草分雌雄了，

完全都分雌雄。
要生人啦。
哪有生人的？
咋个没有！
造男人的男神叫阿惹，
造姑娘的女神叫阿灭。
去月亮底下，
月亮底下有红土山，
红山上有一张红桌子，
红土桌子上，
把男人造出来了。
造人的男神是阿惹，
造人的女神叫阿灭，
去到太阳底下，
太阳底下有黄土山，
黄土山山顶上，
山顶上有黄土桌子，
黄土桌子上，
黄土桌子造姑娘，
人也造成了。
属虎年生人，
虎年虎月生，
虎月虎日生，
虎日虎时生。
人已生啦，
人倒是生啦。

沒有吃的，
水也沒有喝的。
造人的男神阿惹，
造人的女神阿灭，
半夜三更下露水，
露水掉在叶子上，
拿露水給人喝。
埂子上的黃泡果，
造人的女神阿灭，
造人的男神阿惹，
埂子上的黃泡果，
黃泡結得黃生生，
扯下黃泡給人吃；
埂子上的黑果子，
扯下黑果子給人吃。
給人吃了嘛，
吃的倒是有了，
喝的也有了；
冷的不得了，
冷了沒有衣服穿，
冷了沒有褲子穿。
箐沟里有老树，
大树的树皮生树花，
造人的女神阿灭，
造人的男神阿惹，
剥下树皮来做衣服；

石头上生青苔，
拿它来做褲子。
已經有衣裳褲子穿了，
有穿的了，
沒有住处。
箐沟里有豹子，
山上有老虎，
这个凡人嘛，
住处也不生，
爬到树上住，
撇叶子来垫；
就这样住了，
在不下去了，
又爬下树来。
爬到地上来嘛，
吃的也沒有。
荒地上的哈撒托果，
我們这些人嘛，
把果子扯在手心里。
扯果子吃那日，
姑娘儿子們，
分了吃，
好的果子已經吃了。
大路上有豺狗，
豺豹在滿了，
人住的地方都沒有。

跑到石岩洞里，
抬石头来砌洞門，
姑娘儿子們，
躲在石岩洞里。
躲在石洞里，
儿子长大了，
姑娘也长大了。
儿子抬石头，
姑娘抬棒棒，
拿来打豺狗，
石头拿去打豺狗，
已經打死了。
剥下死豺狗皮，
豺狗皮做衣裳。
衣裳有了，
沒有褲子，
姑娘抬棒棒，
儿子抬石头，
去到坝子里去，
坝子里有野狗，
用棒棒打野狗，
石头砸野狗。
野狗已經打死了，
打死了剥下皮，
剥下野狗皮嘛，
拿来做褲子。

褲子已經有了，
褲子倒是有了。
老虎哼哼地叫，
豹子勾勾地叫，
豺狗哼哼地叫，
野狗哼哼地叫，
我們这些人嘛，
怕的不得了。,
眼睛望在对門山，
山頂上有一棵大老树，
走到树脚底下，
想躲在树上。
天上打起雷來，
有一样紅紅的东西打进树
去。
打雷是紅通通，
打进大老树去，
进树里去了。
我們这些人嘛，
这样好看的东西从未見过，
这样漂亮的东西再沒有了。
旁边树蓬根子上，
折根小棍子，
姑娘儿子們，
用小棍撬大树，
撬着撬着，